

狗男狗女

立誓成妖
LISHICHENGYAOWORK



“坐在街角那对狗男女，紧紧地靠在一起……”

十年前，他见她被兄弟先下手为强，忍
十年后，他听说她被兄弟始乱终弃，冲
《花火》惊现最长情男主高举求糟蹋旗帜
荡漾姐情场励志，面对奇葩情敌×极品前男友

要么忍，要么残忍

至于挂彩皮外伤，养养就好，切勿曝光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男狗女

立誓成妖
LISHICHENGYAO WORK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狗男狗女 / 立誓成妖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222-08962-4

I. ①狗… II. ①立…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9657 号

责任编辑: 马 清 黄河飞
装帧设计: 许 静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 名	狗男狗女
作 者	立誓成妖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
字 数	242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8962-4
定 价	19.80 元

001	第1章	我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
015	第2章	后来兽医犯二了
029	第3章	我有怨念不可言
043	第4章	以前跟我抢男人，现在又要跟我抢女人
057	第5章	坐在街角的那对狗男女
071	第6章	桃花朵朵两边开
085	第7章	所谓躺着也中枪
099	第8章	老大的第一次，还在吗
111	第9章	围观男人争风吃醋
127	第10章	无能为力的事



目录 CONTENTS



141	第11章 年少岁月，谁都二过
155	第12章 因为我在傲娇
171	第13章 吃醋的男人伤不起
183	第14章 近距离产生悔
199	第15章 国外飞回一个儿子
213	第16章 有些话，见光死
227	第17章 这个七夕，很好
241	第18章 如果错过不算过错
255	第19章 你让他失去了天空，却没有给他海洋
269	第20章 “阿资木哇，阿搭西哇”
275	番外 那时花预开

目 录 CONTENTS





南瓜是我的死党兼闺蜜，如今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面露坚毅地表示不认识我，我表示很心痛，很心痛。

导致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是我们面前的大荧幕正如火如荼放映中的《赵氏孤儿》，导火索则是几秒钟前，从范美人儿的樱桃小口中缓缓道出的一个名字——程勃。

我立马深刻领会了其中的含义，且一不小心笑出了声，在观影秩序良好、充分体现了国民素质的超大放映厅里……

这让坐我旁边的南瓜觉得非常丢人，以至于决然地和我断交了整整一个半小时。

看完电影，我俩手拉手跑到哈根达斯去体验冷艳高贵的小资情调，顺便庆祝第一百零一次恢复邦交。

冰激凌火锅端上来的时候，南瓜语重心长地道：“木头啊你实在是太饥渴了，得赶紧找个男人才行！”





我一边磨勺霍霍，一边深以为然地连连点头：“是呀是呀，谁让我就是对女人不感兴趣呢？”

她瞪我一眼：“扯淡！你总不能真跟你家木木过一辈子！”

我义正词严地说道：“本人对木木情比金坚，此生此世不离不弃——”

她终于发飙，一巴掌拍飞了我的深情告白：“少耍几句贫嘴能死啊？为个男人浪费三年还不够吗？过几天给老娘滚去相亲！”

在她霸气的女王姿态下，我弱弱地屈服了……

见我就范，南瓜顿觉神清气爽，满意地吃了一大口冰火两重天：“哦，对了，过几天有个新片上映，咱俩一起去看吧！”

“啥片儿？”

她含含糊糊说了一个名字，我“哇”地大叫一声两眼放光：“广电总局什么时候尺度这么大了，这种片名居然也能通过审核？”

南瓜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什么意思？”

“《浪子荡妃》嘿，听听，多露骨！”

“……”

后来我才知道，那片子的名字其实是叫《让子弹飞》……

我姓薛，因为出生的时候恰逢暮色降临，所以单名一个暮。

可惜这原本如诗如画的名字叫着叫着，就被叫成了毫无美感可言的朽木，比较熟的朋友都喜欢亲昵地喊我木头。

本人性别女，有点宅，有点腐。

目前的同居者是与我不离不弃的薛木木，性别男，有点坏，有点萌。

薛木木是我儿子，只不过我们母子俩虽然同为哺乳动物，种族却有些不同。

我是人类，它属犬科。

回到家，我刚把门打开一条缝，立即便有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硬挤了出来。紧跟着是两只小爪子搭上我的膝盖，佛山无影脚般一阵狂挠。

我家木木有着淡金色的秀发，养尊处优的圆润身材，与肚皮保持同一水平面的四肢，以及像是被轧路车碾过一样的扁扁的脸……

携子完成每天的例行遛弯后，我抱着电脑坐进沙发，薛木木驾轻就熟地跳上来，脑袋枕着我的腿蹭了一会儿，随即一个翻身四脚朝天，露出软软的小肚皮。

我用手指给它挠了挠，它闭上眼睛发出舒服的“哼哼”声，还不时扭来扭去变换姿势，以便每块痒痒肉都能被服侍到。

当初我要买薛木木的时候，刘翔升是不同意的，他说：“狗总会比人先死，它又不能陪你一辈子。万一到时候养出了感情，不是纯粹给自己找难过添堵吗？”

其实仔细想想，这话说得并没有错，如果选择养小动物，就要做好亲手送它离世的心理准备。

只不过，那会儿我刚大学毕业没多久，实在不习惯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活物，所以还是坚持把只有巴掌大的小肉团子给带回了家。

那好像是我第一次没有听刘翔升的话，他因此非常不高兴，与我冷战了半个月。

后来，我们和好了，再后来，我们就分手了。刘翔升便是南瓜所说的，我为之浪费了三载大好时光的男人。

狗狗的确不会陪我一辈子，却会用它的一辈子来陪我。

而那个信誓旦旦将与我共度一生的人，只给了我四年时光。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男人不如狗的观点是完全成立的……

在网上浏览了一下八卦新闻，我打开微博，看到有人转发了一首网络原创歌曲。





004

顺手点入，歌声响起。

曲风悠远苍凉，充满古意。吟唱的声音，低沉而辽阔，带着微微的仿若烟熏的沙哑，泼洒仗剑江湖的豪迈。

我原本轻轻给薛木木顺毛的手指猛一哆嗦，直接掐住了它的脖子，“嗷”的一声尖厉的狗叫与音响里传出的浑厚男中音，相映成趣。

顾不上答理薛木木悲愤的小眼神，我迅速找到了原唱者的微博。

姓名：茄子。

所在地：德国汉堡。

微博刚刚开通没两天，界面很干净，信息更是少得可怜。

但对我而言，似已足够。

我深呼吸，慢慢敲下一句话，发了一封私信给他。

使劲瞪着我却被无视的薛木木觉得很受伤，转头冲着电脑屏幕打了一串连环喷嚏，然后一爪子狠狠拍在了键盘上。

小本悲鸣，慨然赴死。

我只得陪着笑，好言好语安慰着，轻手轻脚安抚着，又伺候这位小祖宗吃了排骨喝了水，等它终于心满意足地跑去跟自己的毛绒玩具缠绵时，才总算有机会再度打开电脑。

微博界面显示有新私信，我迅速点开查看。

同学，欢迎你成为我们的一员，社里正好缺个大妈音。

是对我之前所发的那条私信的回复。

为什么你唱歌的声音那么有力，可说话的声音却那么成反比这两句，是我与何决第一次见面时的对话。

那时候，我大一，何决大三，刘翔升也是大三。

那时候，我还是个很傻很天真的文艺小清新，还没有变成现今如今的猥琐女流氓。

那时候，天很蓝云很白，“2012”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普通数字。

那时候，距离现在，已有整整九个年头……

南瓜不愧是我的好姐妹，给我介绍的对象相当靠谱。

眼前这个叫做叶烁的家伙人如其名，浑身上下洋溢着某种闪闪发光的、类似偶像剧男主角的狗血气质。

又高又帅又有钱，举止彬彬有礼，说话幽默风趣，也不知南瓜是从哪里挖出来的宝贝，又是用了怎样“丧心病狂”的手段迫使其走上了相亲的不归路。

换言之，如此极品的男人又怎会看上我这种大龄单身女青年？是想扶贫做慈善感动中国吗……

但即便有了这样的自知之明，戏却也还是要做足的。

南瓜对外号称我是个标准淑女，我就必须拿出一副温良恭俭让的做派来，否则一定没命看见明天的太阳。

于是我收起了女流氓的习气，规规矩矩地端坐在位子上，一边矜持地转着咖啡杯一边认真聆听，面部保持微笑，偶尔细声应和，时不时还要露出叹服崇拜的表情。

据说，如此这般可以让男人的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澎湃出“I'm the king of the world”的冲天牛气。

这场谈话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下进行了一个小时，真正做到了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

有过相亲经验的朋友都该知道，接下来无怪乎每人讲几句场面上的总结陈述，然后礼貌道别，江湖不再见。

我活动了一下早已僵硬的面部肌肉，正准备捏着嗓子温柔开口，手机忽地响了。我只好向对方道声抱歉，也没看号码显示，直接按下了接听键。

“您好，请问是薛暮吗？”

“对……啊！”久违的声音让我大脑皮层猛然一个激灵，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猛然跳起，将辛苦伪装的淑女风范踩得零落成泥，“我靠！何决？”





大约是被我毫无预兆地爆发出的怒吼吓了一跳，那边顿了顿，方轻声笑道：“对，我是何决，我在上海。”

在微博跟何决搭上线后，我们留了彼此的联系方式。但因为时差的关系，近半个月来一直白天不见夜的黑，基本没机会聊。

所以，乍听他此时竟正与我呼吸着同等质量的空气时，我相当意外。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打算什么时候走？这会儿在什么地方？待会儿有什么安排……”

何决笑着打断我的问话，直截了当地道：“你的地址？”

“我在外面呢，人民广场的来福士……”我一口气说到了这儿，才觉得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

我慢慢扭过头，看着满脸惊诧的叶烁，使劲儿干笑：“那什么，有一个好多年没见的老朋友刚巧从国外回来……”

他眨眨眼睛，很快调整好略显扭曲的面部表情，依旧谦和有礼：“没关系，老朋友的聚会比较重要。”

“真是不好意思，这顿我请，算是赔礼道歉。”

“下次吧！”叶烁很是潇洒地抽出两张“老人头”交给路过的服务员，并示意不用找零，继而款款起身。不知是不是光线逆差导致我眼花，他一直绅士般无懈可击的内敛笑容忽然变得有些灿烂炫目，“我相信，将来一定有机会的。”

我无视这句貌似颇有内涵的话，跟着慢吞吞地站起，心肝儿疼得直抽抽，两杯咖啡加两块蛋糕一共才一百零三块，你个富二代败家子……

与叶烁分开后，我独自坐在路边的长椅上等何决。

周末午后的市区街头，熙熙攘攘。一月的上海，温度并不是很低，可带着湿度的空气却常常让周围透出一种阴冷。与北方冬天那种干燥的寒冷，感觉大为不同。

没多会儿，一辆出租车在我前面不远处停下，从中走出一个

人。浅色系的衣服，休闲的装扮，高高瘦瘦的身材，清清爽爽的造型。

我晃悠着迎上前，睁大眼睛打量着他，感慨道：“岁月这把杀猪刀啊，果然只杀女人不杀男人！”

何决偏首看着我，抿了抿嘴：“其实这样也不错，至少，你的声音和长相终于一致了。”

我怒。

他笑。

阳光正好，一如当年。

由于我小时候过于顽劣，身为小学校长的老妈终于架不住幼儿园老师的频繁告状，索性将我放到了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严加看管，导致我比同龄人早上了两年学。

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小孩子之间，哪怕只差一年半载都很可能产生代沟，何况整整两岁。

不过光凭这一点，还不足以导致我日后的变态扭曲。

我读初中时，老妈成了中学校长。等我升了高中，她老人家干脆直接做了我们那儿的教育局局长。所以这也就不难解释，在我的整个幼年、童年乃至青少年时期，为什么从来没有碰到过任何除了作业和考试之外的烦恼了。

可以毫不脸红地说，十七岁前，我里里外外的身心都纯洁得跟刚剥了壳的白煮鸡蛋似的。

而一旦脱离了那个钢浇铁铸的严密保护圈，我才发现，原来世界竟如此精彩。

比如，同性之间的暧昧才叫真感情，才值得起哄，才能让人津津乐道。

大学室友王晓璐对此特殊景色很是欣赏，在她的谆谆教诲下，我也跟着凌乱了。

那时候学校有个社团叫“茄子社”，活动内容倒不是种地卖





蔬菜，而是播音。

除了负责学校每天早、中、晚的定点新闻播报之外，社员们也会自己录些歌曲啊、朗诵啊或者广播剧传到网络上。

在校园BBS中人气最高的，非社长何决莫属。用专业眼光来评判的话，他的音域广、模仿力强，极有可塑性。

其实通俗点儿来讲就是——强弱皆宜。

入学两个月后，茄子社开始招募新成员。

正处在某种癫狂状态的我，凭着一腔沸腾的狼血过五关斩六将，一路冲杀到了社长大人面前，迫不及待地问出了那个困扰我许久的问题：“为什么你唱歌的声音那么有力，可说话的声音却那么成反比？”

何决原本始终微笑的神情顿时一僵，默了默，垂首看看名册，用笔在上面打了个钩，而后抬头，一脸诚恳地看着我，声音温润柔和，简直好听得一塌糊涂：“同学，欢迎你成为我们社的一员，社里正好缺个大妈音。”

我：“……”

大妈……

让彼时尚能装嫩扮萝莉的我，情何以堪。

如今，在上海最具标志性的繁华地段，我含悲带愤地控诉道：“哥们儿，咱八年没见了，八年啊，抗战都胜利了！你咋还那么不招人待见呢？”

何决像以前一样温温和和地笑着，伸手揉揉我的头发，感慨道：“是啊，这么多年没见，我却还是能一眼就认出你来，说明你一点儿都没变。”

“你不如干脆直说，我一生下来就长得比别人老得了！”

于是他大乐，眉目飞扬，瞬间闪瞎了我的钛合金狗眼。

如果一个三十岁的男人能保有二十岁的笑容，而且还不是一个傻子，那么对很多女性同胞而言绝对是场灾难，应该被人道毁

灭……

何决这次是回家过年，上午抵达的飞机，晚上返乡的火车。

我们沿着福州路随意溜达着，随便聊天。

这条路上原本有不少很有特色的小书店，不过近几年陆续销声匿迹，被服装、餐饮、饰品所取代。

何决对此显得有些无奈：“上海真是发展得太快了，两年不回来就完全找不到方向了。其实很多东西很有纪念价值，应该保留的。可惜……”

我则早已见惯并麻木，无所谓地摆摆手：“高速发展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摧毁，这都是难免的。对了，你之前回过国吗？”

“当然，好几次呢！”何决转头看向我，“以前玩得不错的朋友只知道你们在上海，但后来都跟你们失去了联系，所以我一直找不到你们。”

他短短的一句话里有三个“你们”，指的自然是我与刘翔升，如此着重的强调让我实在不能无视。

只不过，刘翔升早已不跟我做“们”，改跟别的女人“们”去了。

我正想着要不要将关系澄清时，就听何决又问了一句：“你今天怎么自己出来玩，主席呢？”

我哼哼着敷衍：“忙呗。”

刘翔升是校学生会主席，大家平时都开玩笑喊他刘主席。对这个称呼，他是非常喜欢的，因为他的理想是做一名成功的政治家，按照咱老百姓的说法，也就是当官，而且是当大官。

跟我分手的时候，他说：“木头，我是真的爱你，但男人需要事业，不能只为了爱情而活，希望你能理解。”

事实上，我能不能理解一点儿也不重要，我所要做的、所能做的，只是按照一贯的相处模式，乖乖听话接受他的决定罢了。

何决却只当我要耍贫，佯怒着敲了我的脑门儿一下：“主席





大人要是没事的话就赶紧把他叫出来见个面，好歹兄弟一场，不许摆臭架子！”

我只好为难地挠挠头：“那个睡在你上铺的兄弟，我也已经很久没见了，不知道他的号码换了没。”

何决一愣：“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跟那位刘主席分开好几年了，刚刚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相亲。”

“怎么……会……”

“有什么不会的，分分合合很正常啊！况且，大学里的恋爱一旦到了社会，本来就很容易见光死的。”我看何决一副目瞪口呆如闻晴天霹雳的模样，只好拍拍他的肩膀积极安慰道，“小同志，不要难过不要灰心，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让我们把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寻找配偶运动中去吧！跟着姐，有肉吃……”

“小木……”他看了我半晌，终是无奈地叹口气，勉强笑了笑，“我比较喜欢吃鱼。”

我拉着他走到旁边的一家熟食铺，要了半斤叉烧：“既然你不吃，那就给我儿子吃。”

刚说完，我就觉得手腕猛地一紧。

何决的五指像老虎钳子一样死死地扣住我，神色看似平静，却暗流汹涌。他的声音听着不大，却似沉沉夜幕：“儿子？他就这样对你们不闻不问吗？这个不负责任的浑蛋！”

我疼得龇牙咧嘴：“哥们儿，冷静！我儿子关他什么事？”

“啊？”何决一呆，继而满脸纠结，“你……你难道跟别的……”

我终于恍然，挣脱他的魔爪后退半步，掏出手机，解锁，塞到他眼皮底下：“我跟什么样的生物能造出这样的儿子来？”

看清屏幕上薛木木的玉照后，某人好看的五官瞬间错位。

何决虽然有时候比较毒舌，但其实脾气还是非常好的。

他是广播社的创始人之一，社团的名字也是他给取的。我曾好奇问过，为什么要选个蔬菜名儿。他回答，因为当时自己正好在吃鱼香茄子，就顺手用了。

后来我才明白，原因很简单。

他是希望大家不管什么时候提到、想到这个团体，都会不由自主地翘起嘴角，发出微笑。

而刚刚，是我第一次看到何决真正发怒。

觉得我吃了亏，被人欺负了，所以怒不可遏？

我忽然忍不住想，如果那段艰难的日子有他在，该有多好……不过，如果他在，我大概一辈子也改不掉无论何事都只会依赖别人的毛病了。

按照刘翔升的说法，我永远也长不大，和我在一起会觉得很累。讲得直白点儿，我是个没用的负担。

何决大约是被连番刺激过度，导致大脑中枢神经末梢暂时坏死，于是表情放空呈痴傻状，我只好转换话题以图缓解：“对了，你早就结婚了吧？”

他仍有些发愣：“啊？”

“娶媳妇儿！”

“嗯？哦……”他皱皱眉，貌似终于回过些许神来，仔细盯着我瞧了几秒钟，旋即弯起眉眼，举起空荡荡的左手晃了晃，“本人未婚，目前单身。”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将来打算在国内讨个老婆，成家立业。”

我有些意外：“你要回国？”

“对啊！”

“为什么？之前不是才听你说，在德国跟朋友合伙儿开了家公司，经营得还很不错吧？”

“迟早要回来的。”他一手拎着叉烧，一手插在大衣的口袋里，与我并肩走在车水马龙的上海街头，声音温润而轻缓，“再





过两年我爸妈就退休了，我本就计划在上海买套房子，接他们过来养老。”

何决的父母都是上海知青，将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留给了北方那片广袤的黑土地。

落叶总要归根。

我于是点点头道：“应该这么做。”

何决轻轻应了一声，顿了顿：“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什么？”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切！”

我撇嘴鄙视，他扬着唇角。

微风拂面，空气寒冽而清澈，连带着心情也莫名地随之轻快起来。

“小木，你在这儿生活了也差不多有五年了吧？学会说上海话没？”

“没，最多只能连猜带蒙地听个八九分。”

“语言天赋真不是一般地差啊！我记得你大学的时候就跟谁学过，还对我说来着。”

“你记错了！”

“不可能，你当时的那句话好像是……”

我怒视低吼：“你——记——错——了！”

何决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日头西落，将他的一双眼睛映得格外黑亮，和那一天，他大笑着表扬我时，一模一样。

俗话说得好，不怀春的少女不是好少女。

大一下半学期，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春天来了，发春的对象就是何决。

在王晓璐的大力鼓动下，我决定告白。

鉴于当时我还是个会害羞的小女生，“我爱你”这三个字实